



秋

(上)

# 秋

(上)

原著 巴 金

改编 高铁林 王力军

绘画 孙庆国 杨雨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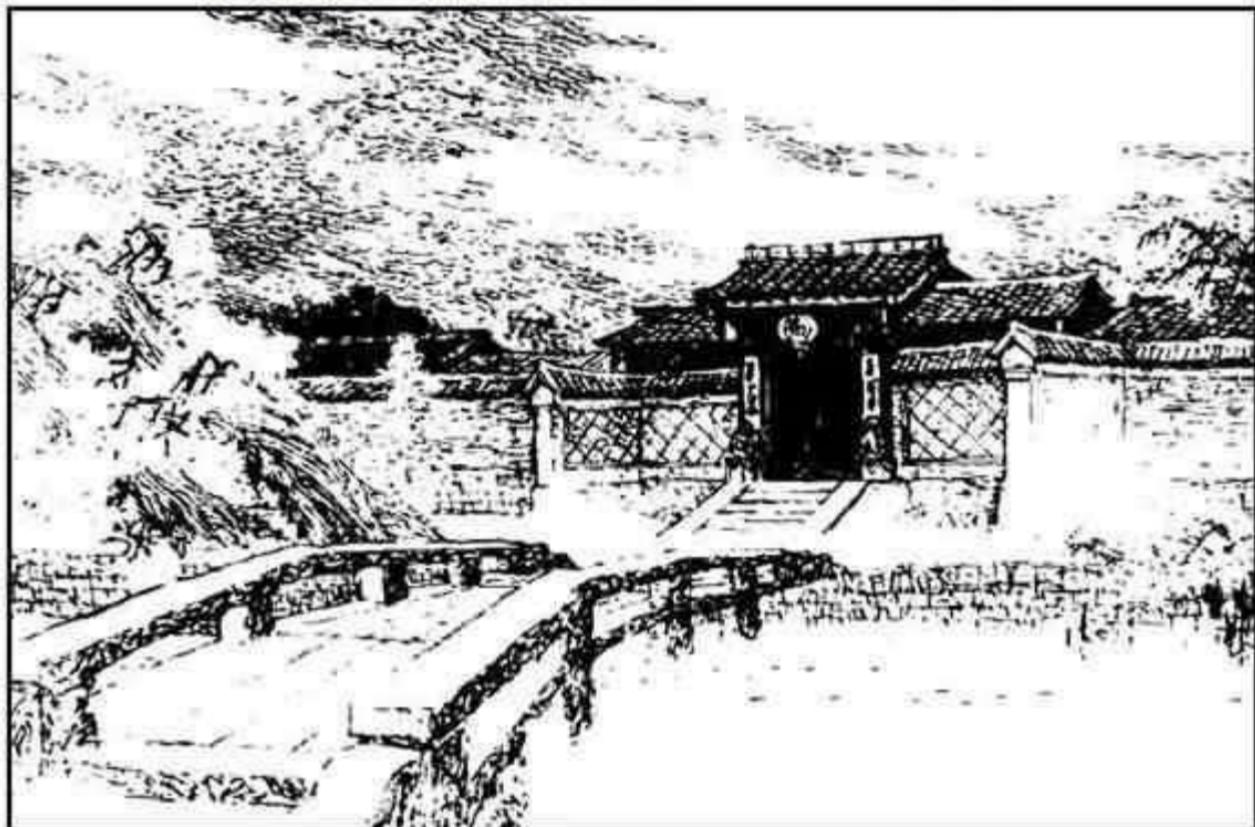
古 月



读书中文网 [www.rbook.net](http://www.rbook.net)  
编辑制作：观潮轩—wstbnyh

## 内 容 提 要

现代名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《激流三部曲》——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，半个世纪以来深为广大人民所喜爱，并被译成多种文字，誉满天下。作品通过金陵城高公馆一家的盛衰，使读者看到了旧中国的没落与腐朽；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残酷；描写了在黑暗势力压迫下的年青人的不同命运：有的苦闷、彷徨；有的作了牺牲品；有的奋起反抗去追求光明。这本连环画以生动、形象的画面，简练，鲜明的语言再现了小说《秋》的风貌。



1. 雪溶冰消，春回大地。暖和的春风给万物带来了无限生机。然而，在金陵城的高公馆里，仍然是一片阴沉，春风并没有驱散压在觉新和一群年青人心上的寒冷，反而使他们更加忧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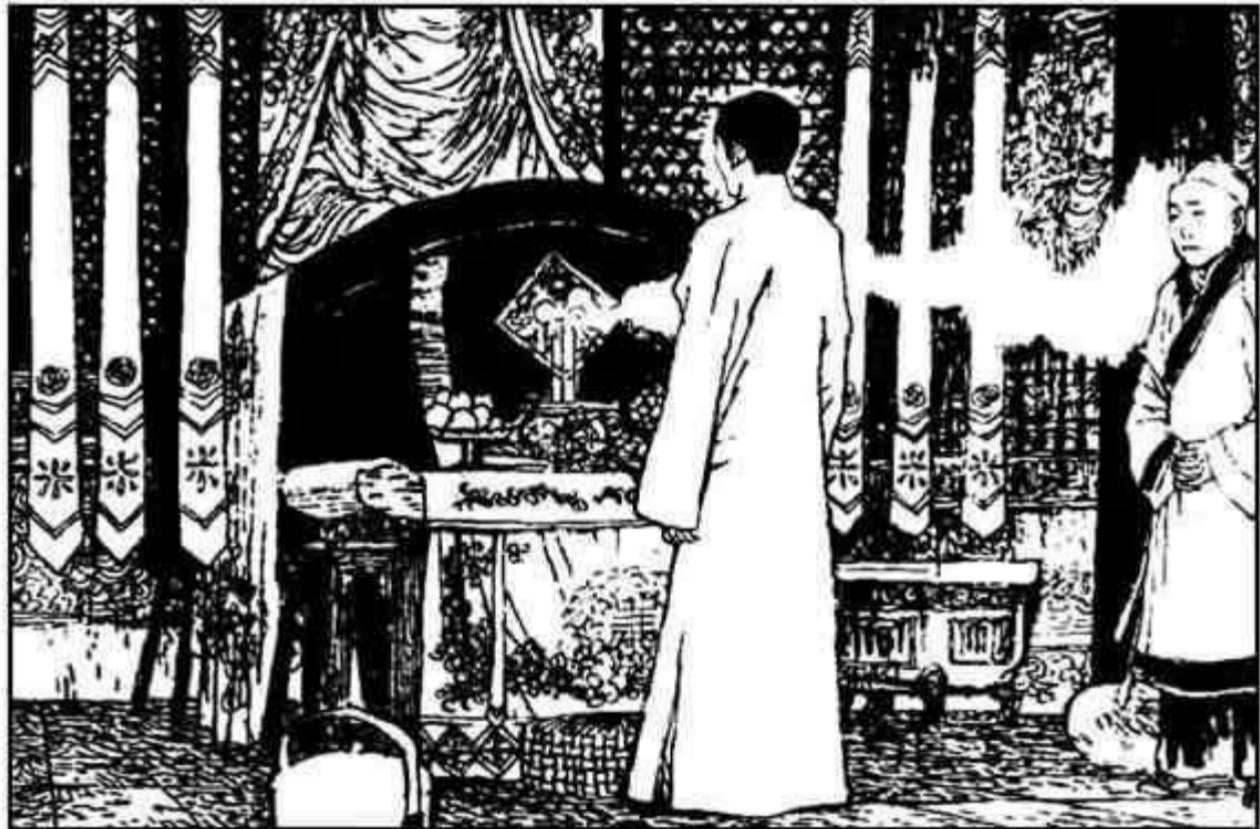
2. 觉新对往事难以忘却。自从蕙离开人世后，几个月来，他的心情更加沉闷。清明节这天，觉新打发袁成买了些鲜花和果品，然后乘轿朝城外走去。



3. 觉新先到瑞珏和梅的坟上祭扫了一番，面对蒿草丛生的坟头，他一边流泪一边暗暗诉说心中的隐痛。直到天近中午，觉新才吩咐轿夫去莲花庵。



4. 觉新随着尼姑来到莲花庵后堂，只见蕙的棺椁孤零零地躺在寄棺寺里，上面满布灰尘和蛛网。觉新望着眼前的凄凉景色，心里感到一阵辛酸。



5. 觉新忍住悲痛，将棺椁和供桌上的灰尘打扫干净，然后把鲜花和果品一样样摆好。此时，觉新望着飘起的缕缕香烟，无数往事涌上心头，悔恨交加的泪水又滚落下来。



6. 过了好一会儿，觉新止住眼泪问尼姑：“‘郑家可吩咐过何时下葬？’尼姑叹着气说：“连个人影也没来过，不知郑家为什么……。”话没说完，院里响起急促的呼唤大少爷的喊声。



7. 觉新急忙来到寺外。袁成慌慌张张地跨上台阶说：“大少爷，家里出了事。三老爷让我请你快点回去。”觉新听了心头一震，忙快步朝莲花庵外走去。



8. 觉新回到公馆，老远便看见水阁门和窗前围了许多人，只听克定的声音在里面喊道：“是我干的，你说怎么办吧，说不定连这公馆迟早也要卖掉……。”



9. 觉新加快脚步走到门口，见淑贞捂着脸朝花园外跑。淑华从屋里迎出来对觉新说：“大哥，五叔把爷爷留下的字画偷着卖了，三叔正跟他吵呢。你要加小心！”觉新点点头走进屋里。



10. 水阁里的空气显得很紧张。克明和克安气呼呼地坐在床上，陈姨太和王氏倚在窗前，只有克定若无其事地坐在壁橱前的椅子上，两只眼睛望着窗外。



11. 觉新同屋里的人打过招呼后，走到克明面前问道：“三叔找我有事吗？”克明瞪了克定一眼，说：“你五叔偷卖了公帐上的字画，找你核计一下该怎么处治他。”



12. 克定听了克明的话，用鼻子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处治？公帐上的东西也有我一份！”克明气得拍着桌子站起来喊道：“我们连觉新一共是四份。你一定要赔出来！”



13. 克定心里一阵惊慌，但马上眼珠一转，说：“那么我拿出二十元钱，每人五元，都不吃亏。”说罢起身往外就走。不料克明突然声色俱厉地喝道：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

14. 克定惊愕地停住脚步。克明走上前去，抓住克定的手，喘着粗气说：“过去我也太放任你啦，今天你要不把字画拿回来，我一定要在爹的牌位前狠狠教训你一顿！”



15. 克定望着怒气冲冲的克明，求饶地说：“三哥，我立刻就去把字画取回来。”克明见克定服了软，便放开手说：“你马上去取！”克定正担心无法脱身，忙连连答应着跑出门去。



16. 觉新等克安、陈姨太和王氏走后，对克明说道：“三叔，您近来身体不好，要少生气才是。”克明摇着头说：“他们是成心要气……。”话没说完，突然猛烈地咳嗽起来。



17. 觉新忙搀住克明，用拳头为三叔轻轻捶背。克明止住咳嗽后说：“你两个叔叔不成器，高家的兴败全靠你啦！”觉新安慰克明道：“我一定尽力而为。”说罢，两人朝花园外走去。



18. 觉新将克明送回房后，想去看望刚才从水阁跑走的四妹淑贞。他刚走进天井，见觉民同淑华从自己屋里走出来，便打了个招呼停住脚步。



19. 觉民说道：“大哥，外婆差人来请母亲和你去一趟。母亲已经先走了。”觉新自言自语似地问道：“会有什么事呢？”



20. 淑华看着觉民说：“可能是为了蕙表姐……。”觉民打断妹妹的话，说：“我猜准是轮到大哥给枚表弟办好事啦！”说罢发狠地将路上的一块石子踢出好远。



21. 觉民的话戳中了觉新心里的隐痛。觉新忙掩饰说：“我这就到外婆家去，你们替我去劝劝四妹，让她别为五叔的事伤心。”淑华点头答应，觉民转身喊袁成为觉新备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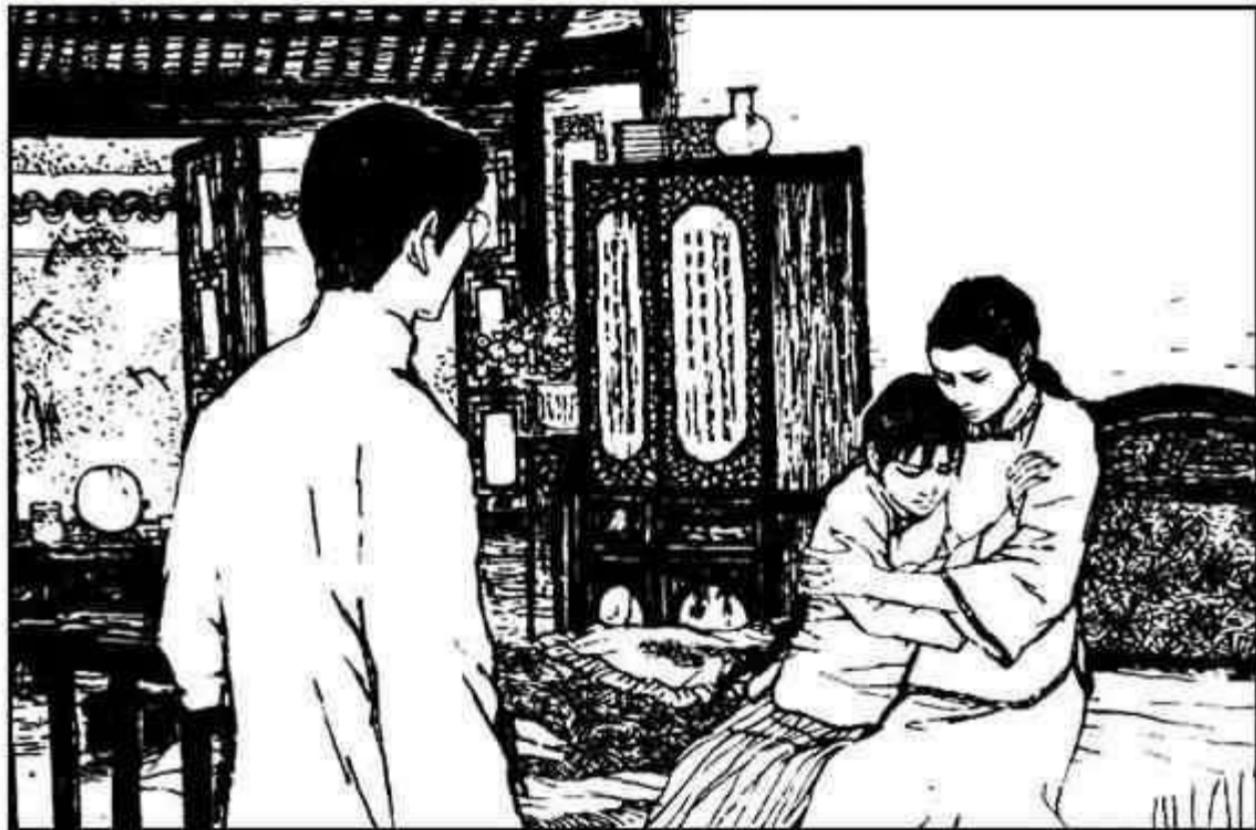
22. 觉民和淑华送走觉新后，一同转回身去看望淑贞。刚走到淑贞屋门口，只见春兰端着脸盆走出来，淑华忙上前打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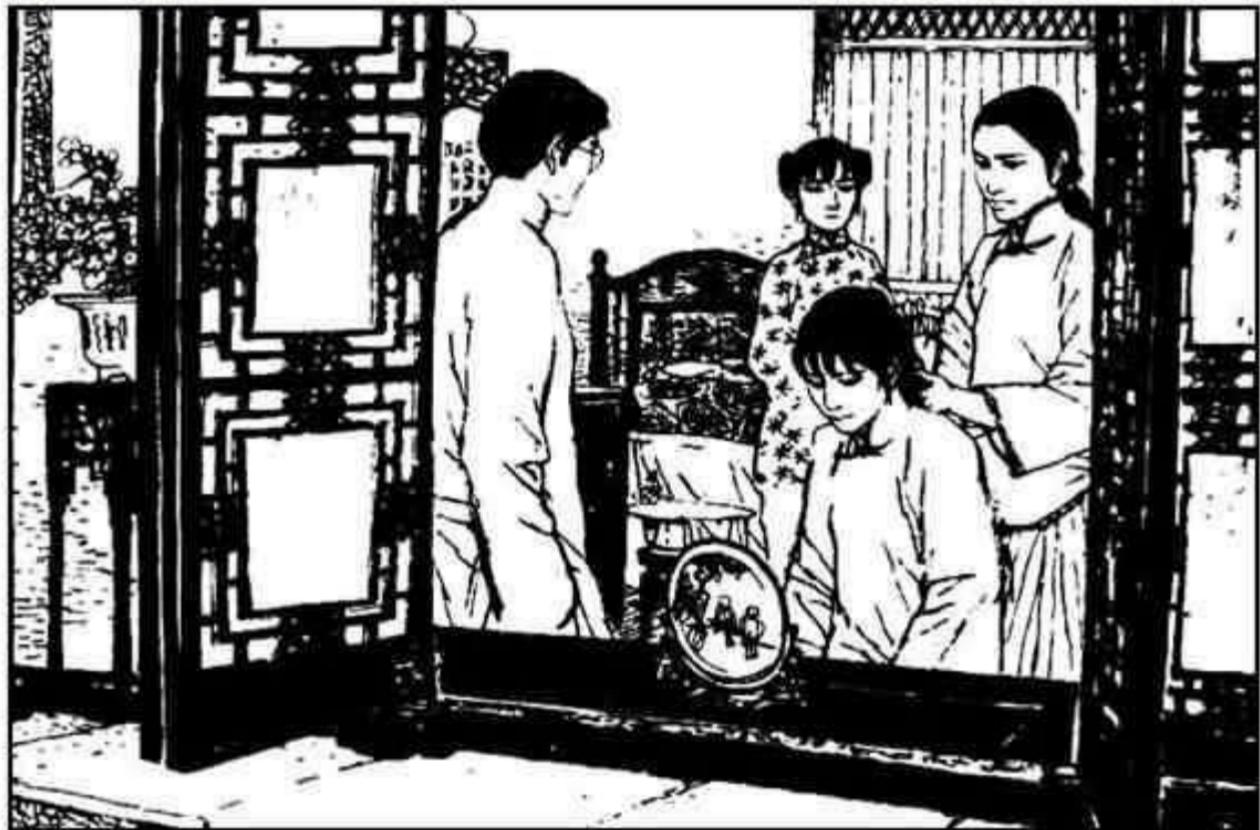
23. 春兰脸上挂着泪痕小声说：“四小姐为老爷卖字画的事难过，太太又要把跟喜儿呕的气出在小姐身上。叫人怎么受得了？”淑华叫春兰快去打水，自己同觉民朝屋里走去。



24. 两个人走进屋里，见淑贞正把脸埋在床头的被子里哭。觉民见了，脸上立即泛起一股不平的怒气。淑华俯下身子，搬着淑贞抽动的肩头叫道：“四妹，二哥看你来啦。”



25. 淑贞听到淑华的声音，连忙止住哭声坐起来。觉民望着淑贞满是泪水的脸，难过地低下头说：“哭有什么用？”淑贞嘴角抽动了半天才叫了一声：“三姐！”又扑进淑华怀里哭了起来。



26. 觉民和淑华劝了好一阵，才使淑贞平静下来。这时，春兰打来洗脸水，淑华则催淑贞洗过脸，然后边给淑贞梳头边说：“今后你不要老自己闷在屋里，经常到外面玩玩才是。”



27. 淑贞从镜子里望着淑华和觉民说：“我也想常到外面去玩玩，要是琴表姐能常来就好啦！”觉民忙告诉淑贞，琴明早一定来。淑华听了高兴地说：“明天把芸表姐也接来。”



28. 淑贞听了觉民和淑华的话，脸上挂着笑容，天真地说：“要是二姐不走；瑞珏女子同梅、蕙表姐都在，明天该多热闹呵！”立刻，一层痛苦和思念的阴云悄悄地爬上了三个人的脸。



29. 第二天琴果然很早就来了。出乎淑华意料之外的是：继母昨晚在外婆家住了一宿，带着芸回来时与琴几乎同时在天井里下的轿。这使淑华、淑贞和觉民都从心里往外感到高兴。



30. 觉民同淑华将琴和芸迎进上屋后，淑华让觉民去找淑贞，自己拉着芸的手问道：“大哥怎么没有回来？”芸看了周氏一眼答道：“听姑妈说，大表哥还得替大伯伯办些事才能回来。”



31. 淑华听了芸的话，不解地问周氏：“母亲，大舅找您和大哥究竟为了什么事？”周氏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为了你枚表弟的亲事，你外婆同你大舅险些吵起来。我同觉新也没法劝说。”



32. 淑华听了母亲的话，说：“想不到真叫二哥猜对了。不过枚表弟年龄还小呵！”周氏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：“都是你大舅的主意！”



33. 芸接过周氏的话，告诉淑华和琴：“大伯谁的话也听不进。他说冯家是书香门弟，冯小姐的祖父是当今有名的大儒。”琴皱着眉头想了想，问道：“是不是冯乐山？”



34. 芸想了想说：“好象是叫什么山来着。”淑华扳着琴的肩头，睁大眼睛说：“一定是冯乐山！”芸十分不解地问道：“你们怎么都知道这位冯小姐的身世？”



35. 淑华忿忿不平地说：“怎么会不知道。这位冯小姐本来该做我二嫂，二哥不愿意才没做成。想不到大舅竟会满意这门亲事！”淑华还要接着说下去，见琴冲她连连摆手，忙收住话。



36. 淑华的话使周氏和琴一同想起了往事，芸皱着眉低下了头。琴为了打破屋里的沉闷，便说道：“大舅母，我想陪芸表妹出去走走，您看好吗？”



37. 淑华不等母亲答话，拉起芸说：“对，我们到花园里去。”芸一边点头，一边对琴说：“琴表姐，我们请大姑妈也到花园散散心。”琴同淑华明白芸的意思，便齐声请周氏一同去花园。



38. 周氏因为心情不好，本想找借口推辞，但又怕使琴和芸扫兴，便对淑华说道：“今晚我出钱请你二位表姐吃酒，你先陪琴和芸去玩，到时候我叫人去找你们。”



39. 姐妹三人听了周氏的话十分高兴，忙辞别周氏来到院里。她们刚刚走到花园门口，觉民和淑贞从后面赶上来。只见淑贞象小孩子一样扑到琴的肩上，流着泪说：“你叫人想得好苦！”



40. 淑华走到觉民身边，把母亲晚上请客及枚表弟要娶冯家小姐的事告诉觉民。觉民听后疑惑地问道：“这是真的吗？”淑华赌气地说：“不信去问大哥！”



41. 到了花园，几个人沿着湖边小路走上圆拱桥。淑华刚刚走下桥头，险些被从假山后跑出来的觉群撞倒。淑华一看，觉英在后面追着，嘴里不干不净地骂个不停。



42. 琴、芸和淑贞走过来。觉民让几个人在水阁前的凉亭时坐下，自己倚在栏杆上，指着还在打骂的觉英和觉群说：“你们看，这就是诗礼人家又一代有出息、有希望的子孙！”



43. 淑华诧异地望着觉民的脸说：“二哥，你为什么这样恨他们？”觉民转过身，用寻问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，说：“难道你们不恨长辈们做过的和还在照旧做着的那些事？”



44. 琴一直不出声地听着觉民和淑华的谈话，她明白觉民话里的真正含意。淑华却没有完全听懂，她想了想说：“照旧做也没什么可怕……。”淑华的话被亭外传来的呼喊声打断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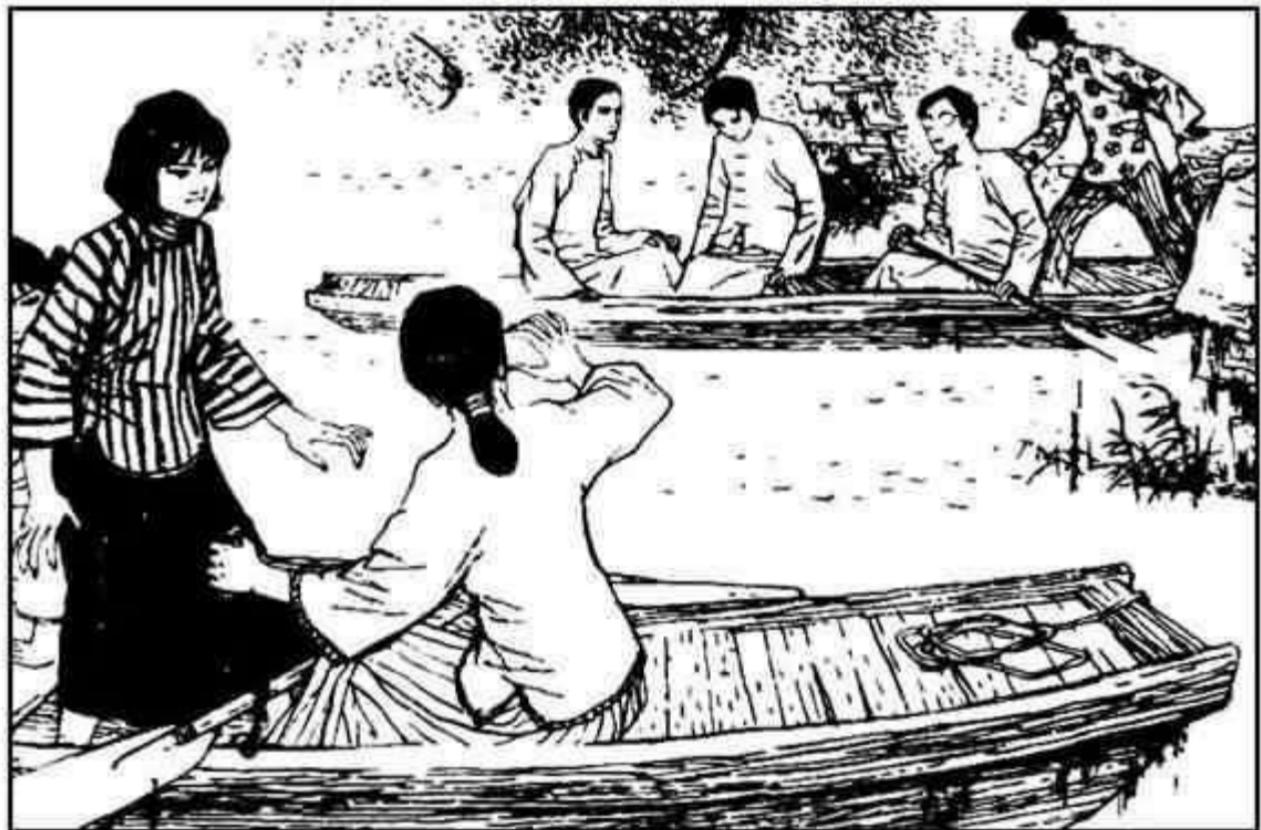
45. 原来是站在石拱桥上的翠环，向来的方向喊道：“绮霞，叫大少爷到这儿来，二少爷和三小姐们都在亭子里！”几个人听到喊声，知道是觉新回来了，忙走出亭子迎上石拱桥。



46. 淑华口里喊着：“大哥！”第一个跑上桥，但她又突然收住了脚步。原来枚表弟走在觉新的身旁，绮霞提着一只食盒跟在后边。



47. 大家见面互相问过好之后，便问起各自的近况来。绮霞告诉淑华，大太太让她和翠环来扶侍各位小姐，还叫她俩捎来了水果、点心。淑华听罢，说：“你同翠环把点心摆在水阁里吧。”



48. 几个人吃过点心，淑华提议去划船。兄妹六人同翠环和绮霞，分别坐在两条船上。淑华操起桨对另一只船上的觉民说：“二哥，你敢和我赛一赛吗？”



49. 觉民不服气地说：“赛就赛，不过输了可不准哭鼻子！”淑华并不争辩，她将身子坐正，越来越快地挥舞起双桨，小船象箭一样朝湖心驶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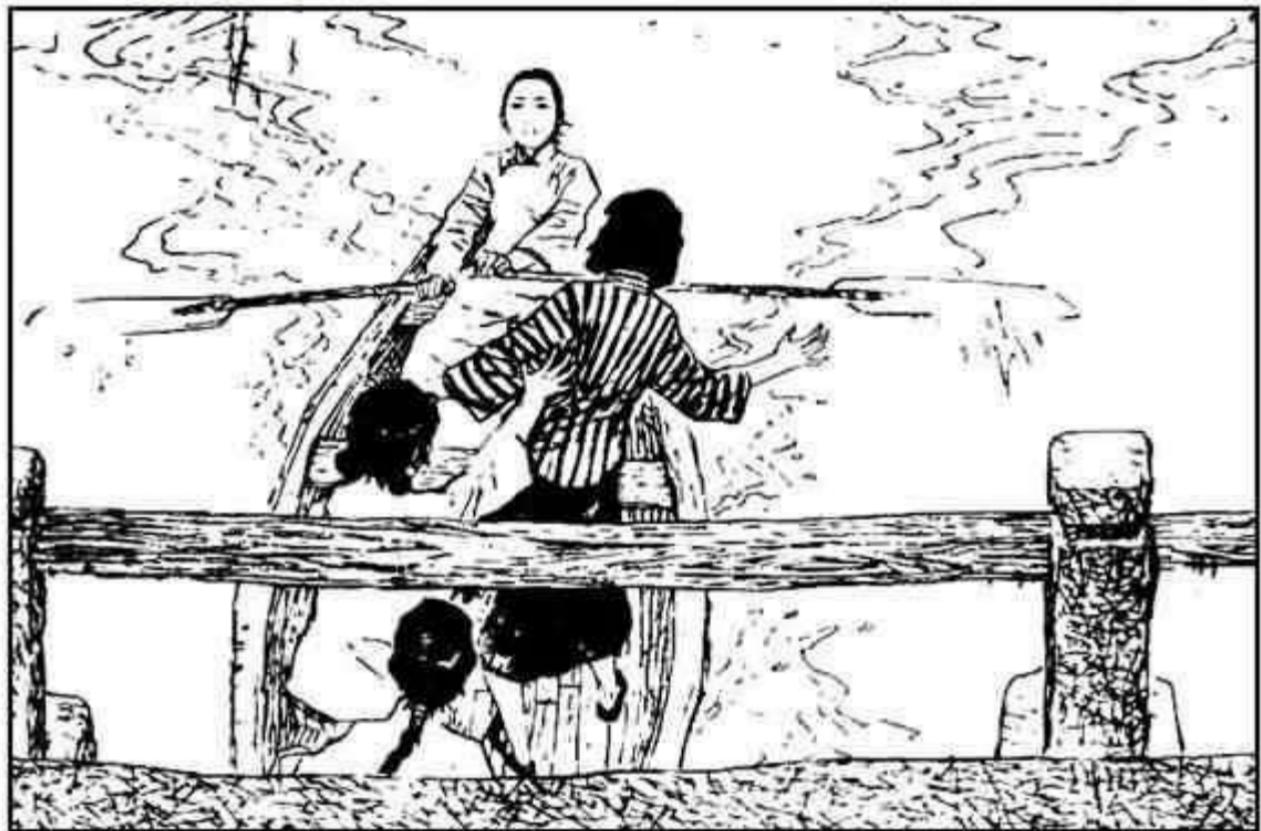
50. 觉民见淑华将船划得飞快，只是偷偷笑了笑，他不紧不慢地边划桨，边听觉新和枚的谈话。他和觉新有一种相同的感觉，不知为什么，都十分同情枚，担心有一天会失掉他。



51. 淑华只顾低着头使劲划，一直划到湖心亭前的石曲桥下，才发现觉民慢悠悠地挥着桨，远远地跟在后面。淑华故做生气地对琴说：“二哥成心欺负我，你也该管管他啦！”



52. 琴正同芸和淑贞说话，听淑华说让她管管觉民，不解地说：“凭什么让我管二表哥？”淑华做着鬼脸说：“他是你的人嘛，当然该由你管才对！”



53. 琴这才听懂淑华话里的含意，急得红着脸说：“我叫你又拿我开心！”说着去抓淑华，淑华将船身一晃，琴险些摔倒，淑贞忙惊叫着抓住琴。淑华却乐得流着泪喘不过气来。



54. 正当琴和淑华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觉民悄悄将船划过石曲桥，冲淑华喊道：“三妹，再吵你可要输了！”说罢使劲舞起双桨，小船飞一般朝钓鱼台驶去。



55. 淑华听到觉民的喊声时，觉民的船已经划出很远。淑华顾不得再同琴争辩，忙使出浑身力气去追赶觉民。可是，当淑华气喘吁吁划到钓鱼台时，觉民他们已站在高崖上等候半天了。



56. 淑华第一个跳下船跑上钓鱼台，她抓住觉民对觉新说：“大哥，二哥和琴表姐合伙欺负我，你一定得替我教训他们俩才行！”觉新正同枚谈话，头也不抬地说道：“好，好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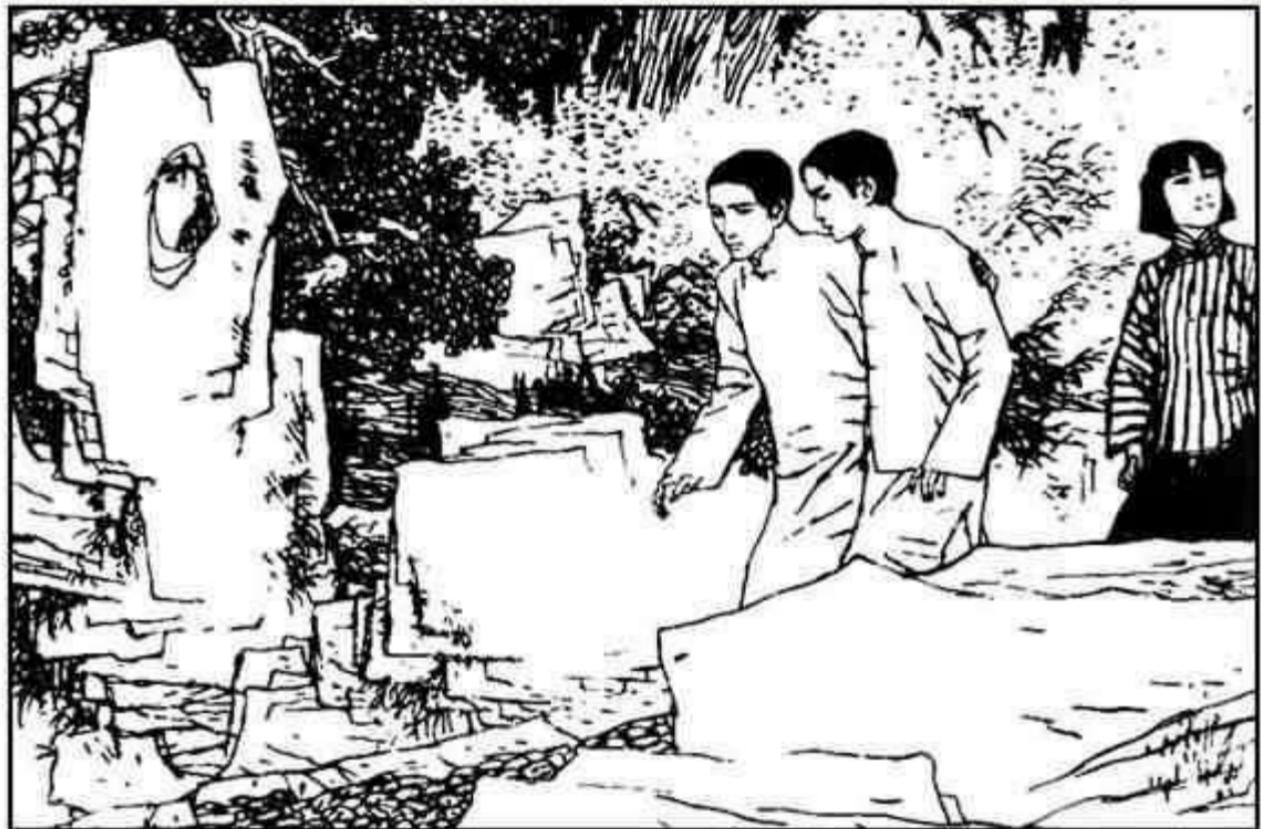
57. 一会儿，琴同淑贞、芸来到钓鱼台上。淑华便让觉新叫二哥和琴给她赔礼，不料觉新摇头不肯，闹得淑华哭笑不得，跺着脚说：“要是三哥和二姐在这儿，一定会给我出气的！”



58. 几个人的脸都罩上了一层愁云。特别是觉新，淑华的话使他不仅想起了觉慧和淑英，还想起了那些过早离开人间的几个人。



59. 钓鱼台上出现了一阵不寻常的寂静，但谁也不愿意开口打破它。一个个沉浸在对过去许多往事的痛苦回忆之中。正在这时，袁成走来对觉新说：“大太太请少爷、小姐们去吃晚饭。”



60. 袁成的话使众人从往事中惊醒。觉新这时才发现，天色已经渐渐昏暗，忙对琴、芸和枚说：“母亲为你们在听雨轩摆酒请客，我们快去吧。”说罢拉起枚朝钓鱼台下走去。



61. 听雨轩里灯光雪亮。周氏连连举杯，吩咐觉新兄妹一定要陪琴、芸和枚饮好酒。接着，周氏主动同芸猜起拳来，这使年轻人渐渐忘记了钓鱼台上的不快，酒桌上不时地响起阵阵笑声。



62. 觉新始终闷闷不乐，坐在觉民和枚的中间喝着闷酒。觉民早就想向哥哥打听枚的婚事。此刻，觉民乘淑华和淑贞向枚敬酒的机会，拉着觉新的衣袖问道：“枚表弟真要娶冯家小姐？”



63. 觉新默默地放下酒杯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过几天下定，这是大舅的主意。”觉民感到胸中一阵烦闷，他同情地望了望枚憔悴的黄脸，说：“真可惜，又一个礼教的牺牲品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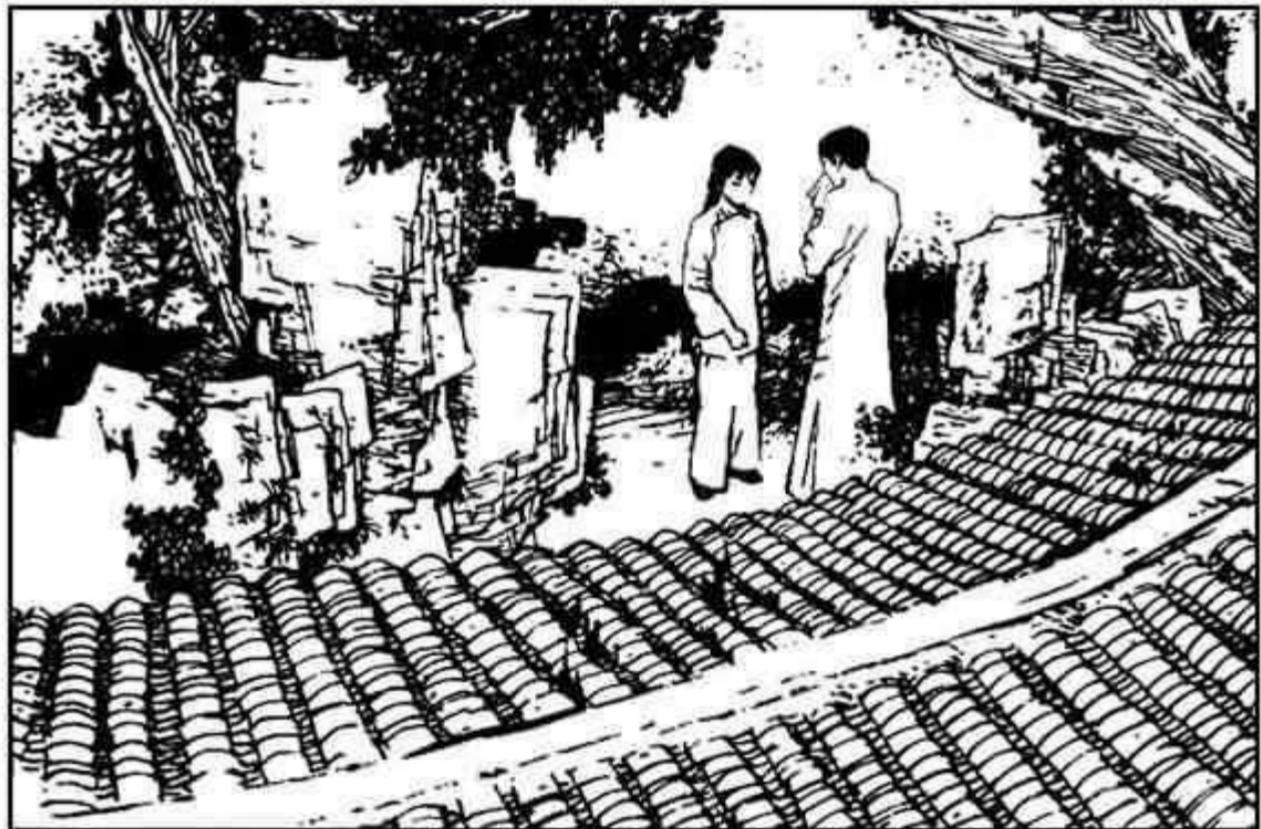
64. 觉民的话使觉新心里一阵疼痛，刚刚咽进肚里的泪水又涌满了眼眶。他觉得一张张晃动的脸，变成了一个个越来越大的圆球……觉新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便起身朝外面走去。



65. 听雨轩外明月高悬，夜色清新，阵阵晚风轻轻摇动着含苞待放的花树。但这些景色并没有减轻觉新的痛苦，反而使他想起了更多的往事，他依扶在假山石上，毫无声息地流起泪来。



66. 过了好一会儿，觉新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。便慢慢地抬起泪眼朝明月望去。这时，忽听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：“大少爷，老这样下去要伤身子的。”接着，一条面巾落在觉新手里。



67. 觉新一惊，忙转过身问道：“翠环，你几时来的？”翠环眼里闪着泪花说：“同大少爷一道。”觉新听了心头一热。翠环接着说：“大少爷不回去，太太和琴小姐她们要着急的。”



68. 觉新回到听雨轩时，觉民、琴和淑华正往外走。淑华抢先一步问道：“大哥，您到哪儿去啦？我们正要去找您。”觉新支吾地答道：“我到外面去醒醒酒。”



69. 觉民同琴没有说什么，但他俩知道觉新在说谎。这时，周氏将觉新叫到面前说：“你大舅打发周贵来接枚回去，你送他到前厅去上轿。”接着，周氏吩咐翠环陪觉新一起去。



70. 枚向周氏告辞后，觉民同淑华送枚和觉新来到湖边，并建议坐船走近路。当翠环最后一个跳上船时，淑华嘱咐她说：“翠环，一会儿你再送大少爷回来。”翠环点头答应。



71. 笼罩在月光下的湖水显得格外平稳、宁静。觉新同枚谈了几句月夜景色后，问：“枚表弟，你对同冯家的婚事怎么想？”枚答道：“我想爹是不会错的，这件事只有照爹说的办。”



72. 枚的话打消了觉新想帮助枚辞掉婚约的勇气。此刻，他想起蕙临死前嘱托他的话：“枚弟一个人很可怜，请你照料他别走我这条路！”觉新只好在心中暗暗地说：“蕙，原谅我吧！”



73. 船很快靠了岸，翠环先走一步到前厅去备轿。觉新同枚并肩默默地往前厅走。枚突然停住脚，拉住觉新的手说：“大表哥，一想到结婚我就觉得浑身发冷。这几天我常梦到姐姐。”



74. 觉新感到一阵胸闷，藏在心底的许多话涌到嘴边，但当他看到枚那懦弱、胆怯的目光时，又把话咽了下去，搪塞地说：“结婚没有什么可怕。不过你身体太弱，早请医生看看才是。”



75. 枷听了觉新的话，叹着气说：“当初姐姐的病要不是爹不听劝，也许不会……我哪敢对他提一个病字？”觉新一时无话可答。这时，翠环来请枷上轿，才算给觉新解了围。



76. 枚把觉新当做靠山，坐进轿里还探出身子要觉新办喜事一定去。当觉新目送枚的轿子走进黑门洞时，突然那门洞仿佛变成了莲花庵。觉新感到心头一震，睁大眼睛呆立在石阶上。



77. 翠环见轿子出了大门，觉新却还望着门洞出神，便轻声唤道：“大少爷，该回去了。”觉新机械地转过身，跟在翠环身后朝花园走去。



78. 觉新回到听雨轩时，周氏已经回房休息去了。觉民和淑华正同琴与芸谈论枚的婚事。觉新听了一会儿，感到心里越来越不好受，便起身告辞。



79. 觉新的卧室依然保持着瑞珏和海儿活着时的样子，但早已失去了旧日的温暖。觉新回来后感到很疲劳，却又不想马上去睡。他昏昏沉沉地坐在椅子上打起瞌睡来。



80. 觉新朦朦胧胧地看到房门无声地开了，蕙穿着一身素衣从外面走进来。觉新惊喜地站起来，将蕙让到桌旁坐下，问道：“蕙表妹，你怎么这样晚才来？”



81. 惠并不答话，只是默默地望着觉新，眼里充满了爱的悲哀。这时，觉新突然发现惠从头到脚都是湿淋淋的，关切地问道：“你从哪儿来？”惠抹一把头上的水答道：“从家来。”



82. 觉新慌忙绞一条面巾递给蕙，然后愤愤地说：“伯雄为什么不给你叫顶轿子？这样要着凉的。”蕙边擦身上的水边说：“他哪有这份好心，倒是恨我早死一天才好！”



83. 觉新听了蕙的话，怜惜地望着浑身微微颤抖的蕙，说道：“蕙表妹，你要爱惜自己的身子，不然……。”觉新无法把话说完，便流下泪来。



84. 惠似乎没有听懂觉新的话，目光痴呆地盯着觉新的脸，身子抖得越来越厉害。觉新猛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我去叫何嫂烧碗姜汤。”刚走到门口，忽听惠喊道：“大表哥不要走！”



85. 觉新停住脚步问道：“表妹有什么事？”蕙快步走到觉新面前，扑在觉新肩上哭着说：“大表哥救救我吧，我实在忍受不下去啦！”突然，蕙甩开觉新冲出门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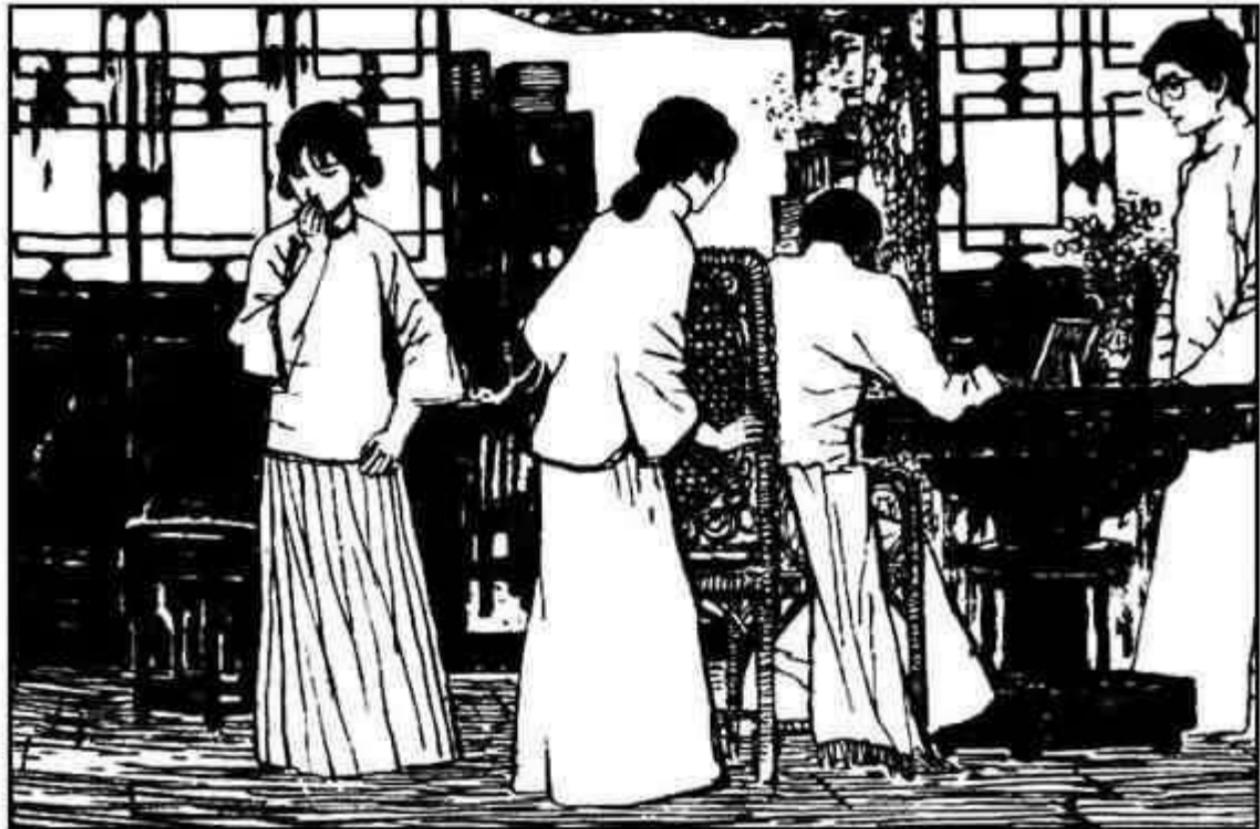
86. 觉新想去追蕙，却挪不动腿，急得他拼命喊了一声：“蕙表妹——”朝屋门扑去。觉新感到脚下一空，猛地睁开眼，只见屋里灯光雪亮，自己伏在觉民肩上。淑华和芸站在旁边。



87. 淑华帮助觉民将觉新扶回椅子上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不到床上去睡？要不是二哥接住您，怕要摔破头的。”觉新脸上挂着泪珠茫然地点着头：“刚才我梦见了蕙表妹。”



88. 芸正在给觉新绞面巾，听了觉新的話，忙问道：“蕙姐说了些什么？”觉新答道：“蕙表妹让我救她。”接着觉新将梦境学说了一遍。觉民愤恨地咬紧嘴唇，淑华同芸流下泪来。



89. 觉民见觉新三个人只顾流泪，便对觉新说道：“大哥，蕙表妹一直被放在莲花庵里，怎么不让大舅去叫郑家快点下葬呢？”淑华止住泪说：“二哥说得对，大哥该去找找大舅才是。”



90. 芸不等觉新开口，接过话说：“大表哥为了蕙姐的事已经找过两次啦。”觉民和淑华听了芸的话很不理解，便一起向觉新寻问原因。



91. 觉新将清明节后两次去找大舅的经过讲了一遍后，说道：“大舅说蕙现在是郑家的人，他出头去找不体面，怕郑家笑他不懂礼节。为这事外婆还同大舅吵过，可又有谁拗过大舅？”



92. 觉民听完觉新的話，不平地说：“让我们为蕙表妹想办法！”这时，随着一阵低沉沉的汽笛声，电灯突然熄灭了。微弱的白光射进漆黑的屋里，给人一种惨淡、凄凉的感觉。



93. 枷的婚事办得很快，下过定后不长时间，就到了接亲的日子。周氏一早便领淑华来帮陈氏和徐氏妯娌收拾新房，枷一直盼望着觉新的到来，加上许多事插不上手，急得他里外乱转。



94. 觉新因为商行里事多，所以来得稍晚了一些。他刚一跨进大门，枚便跑着迎过来，抓住觉新的手说：“大表哥你可来了。你要是再晚来两个时辰，非把我急哭不可。”



95. 觉新明白此刻的心情，同时也为自己辜负了蕙的期望，不能帮枚摆脱眼前的困境而难过。他言不由衷地安慰了枚一番后，正想到上房去，忽听一个刺耳的声音唤道：“大表哥。”



96. 觉新和枚转过身，见郑国光一步三摇地走来。觉新立刻想到蕙的灵柩，他勉强压住怒火，冷冷地敷衍了几句。枚怀着与觉新同样的心情打了几声招呼后，三人一道朝上房走去。



97. 周太太见了觉新十分高兴，吩咐他帮枚做好迎亲的准备，两位舅母将排好的事一件件讲给觉新听。但见了郑国光，三位长辈都十分冷淡，只有周伯雄笑着将郑国光让进书房。



98. 周太太知道儿子伯雄针能主持婚事，就让觉新代自己操办。觉新并不推辞，里里外外将该做的事安排妥当后，便吩咐吹鼓手送枚去冯府迎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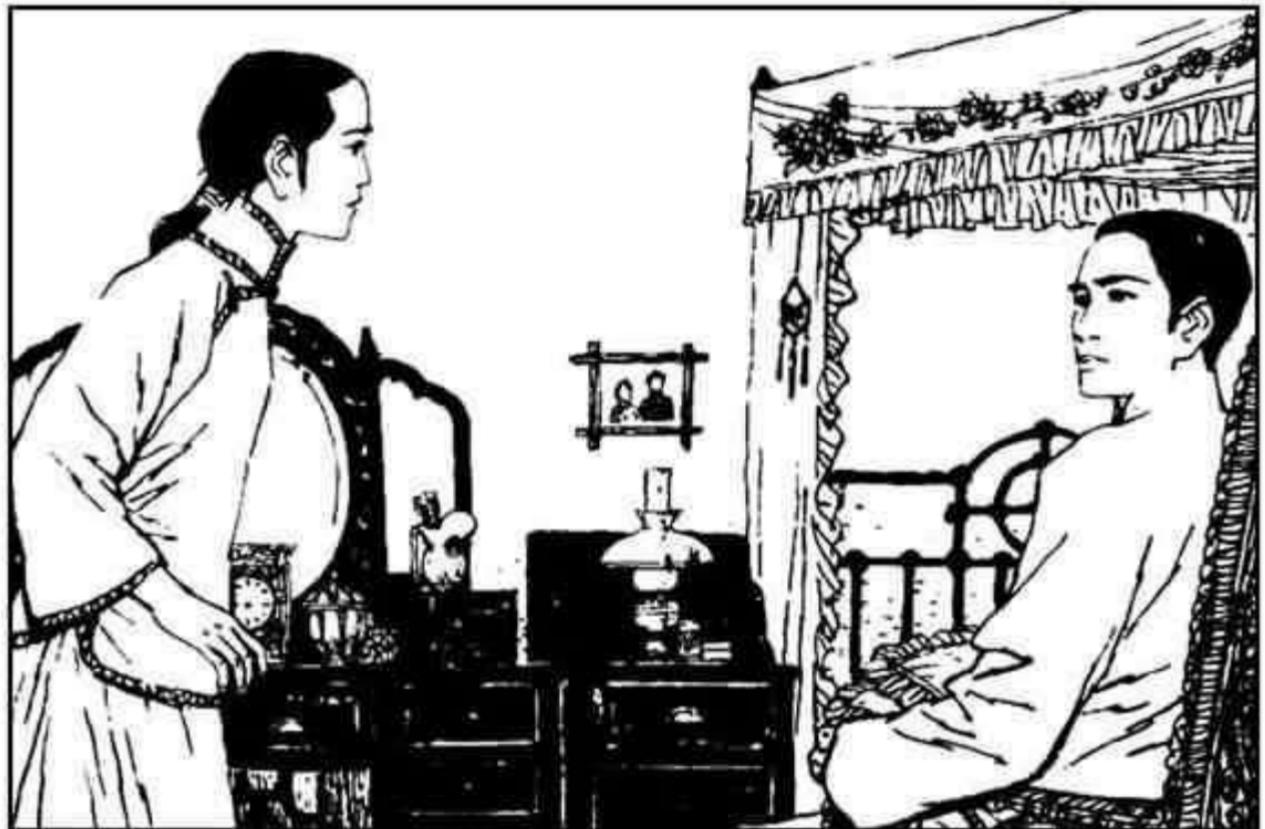
99. 约摸过了一个时辰，门房有人高喊道：“花轿到！”立刻，鞭炮声、鼓乐声和欢笑声响成一片，人们接新娘的、铺红毡和迎宾客的，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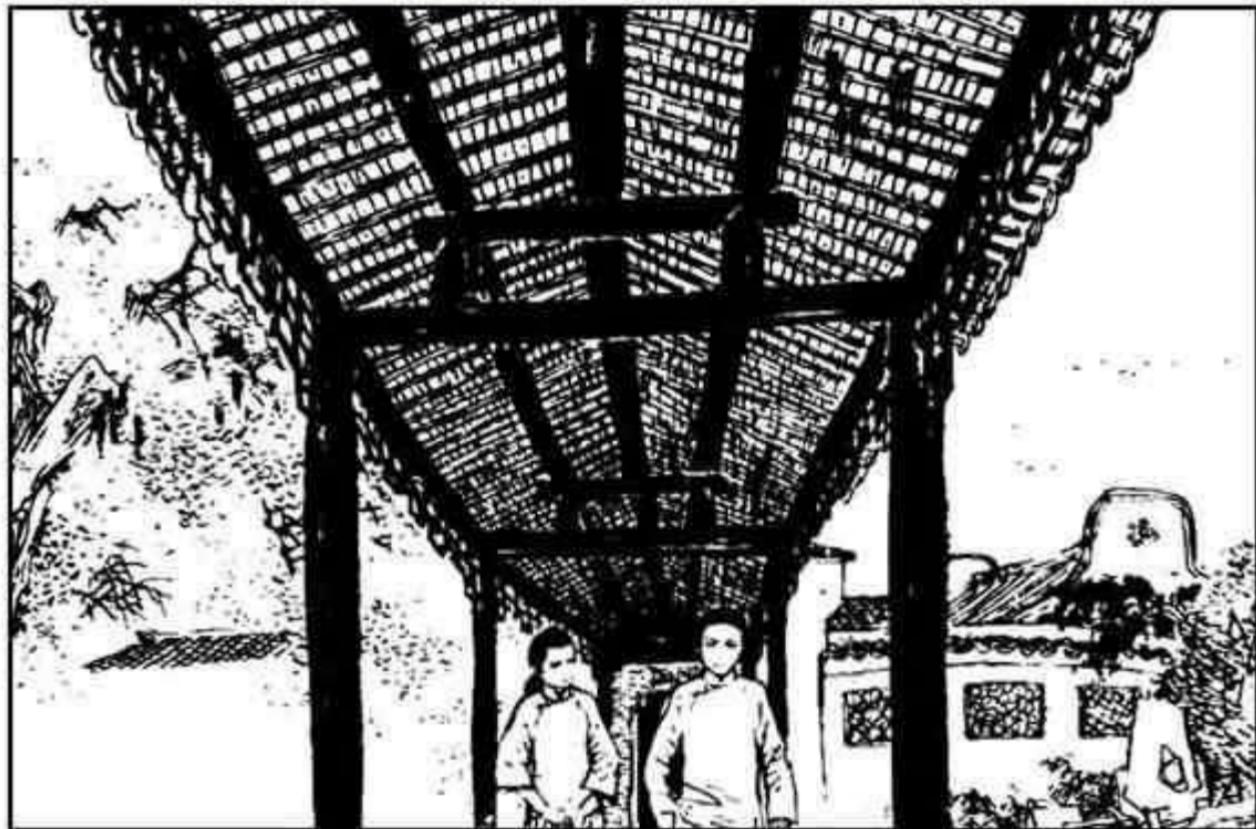
100. 枷从打把新娘迎进门，便象个木偶一样，被人们拉着拜祖堂，拜天地，谢宾客，斟喜酒……，忙得有些晕头转向。等到客人酒足饭饱渐渐散去时，枷早已浑身汗湿，气力难支啦。



101. 觉新始终照顾着枚。如今见枚没有血色的脸越发青白，便不顾大舅叫枚斟酒的喊声，劝走闹房的客人，将枚推进洞房休息。自己到客厅替枚去应酬。枚感激得眼里闪着泪花。



102. 枚的婚事累得觉新一连几天身体不舒服。眼见端午节快到了，克明的身体又一年不如一年，觉新只好硬撑着安排过节的事。这一天，觉新刚在屋里坐好，淑华从外面走进来。



103. 淑华是来看望觉新的。她见觉新疲倦地坐在椅子上，脸色很不好，便劝哥哥到花园去散散心。觉新理解妹妹的好意。哥俩一起来到屋外，朝花园走去。



104. 两个人刚刚走出竹林，忽听前面假山后觉英的声音说道：“五弟帮我抓住这只手。兴五老爷摸，就得让我摸！”接着传来一个女孩的惊叫声。



105. 两个人急忙转过假山，只见觉英和觉群正揪着沈氏房里的佣女春兰胡闹。春兰头发散乱，被拉坏纽绊的衣襟垂在胸前。觉英和觉群不顾春兰的哀求，只管嘻皮笑脸地在她身上乱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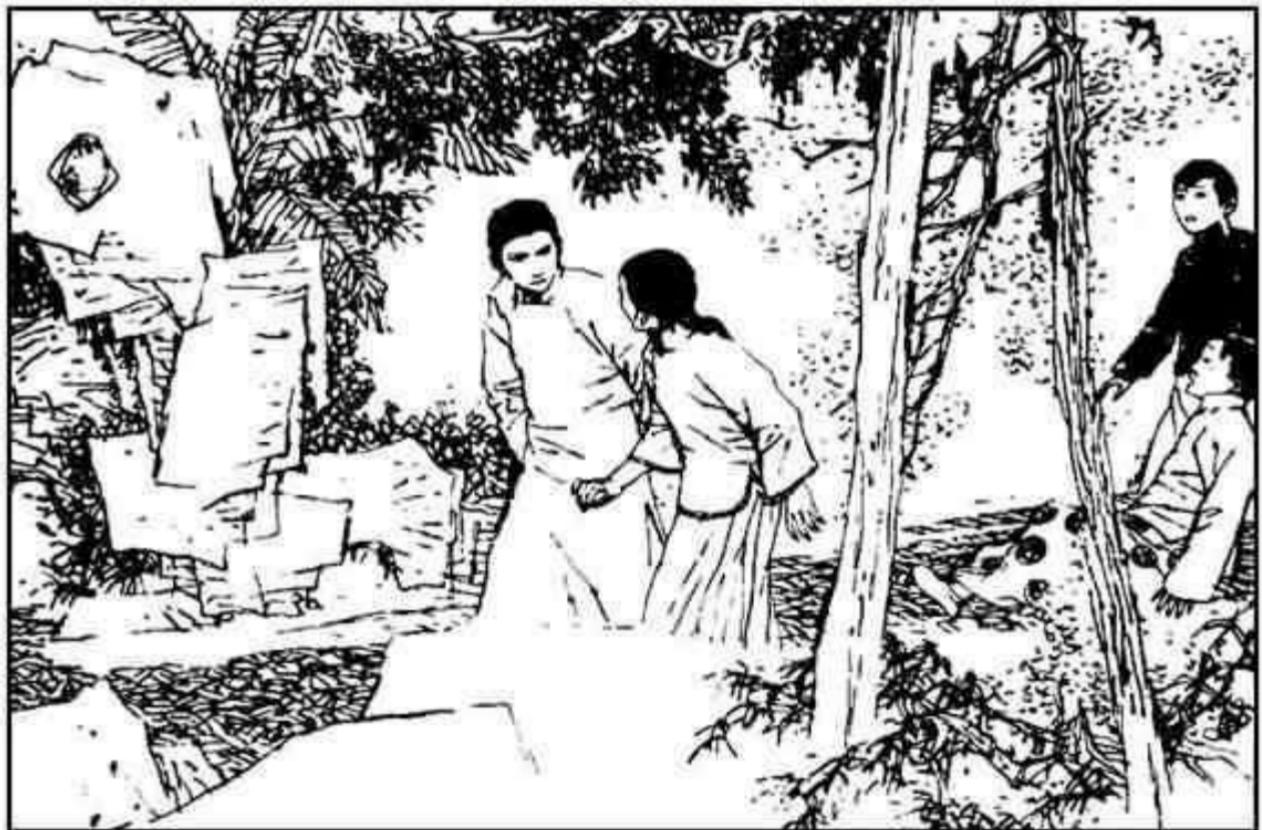
106. 淑华看不下去，忙上前叫觉英和觉群快放开手。不料觉英将头一歪说：“这碍你老姐姐什么事？我愿意这样，你不要多管闲事！”说罢，越发不象样子地胡闹起来。



107. 淑华气得火冒三丈，上前将春兰拉到自己身后说：“春兰你快走，看他俩敢把你怎样？”春兰见有淑华给她做主，便哭喊着快步朝花园外跑去。



108. 觉英见淑华放走了春兰，便揪着淑华的衣襟，让她把春兰喊回来，不然就不放她走。淑华气极了，用力甩开觉英的手说：“你们再胡闹，小心我打肿你俩的脸！”



109. 觉英根本不把淑华放在眼里，赖皮赖脸地扑了过来，要同淑华撕打。淑华再也压不住怒火，一把将觉英推倒在地上。站在一旁始终没有出声的觉新，忙拉妹妹朝花圃外走去。



110. 觉新同淑华走出花园，还能听见觉英的叫骂声。淑华埋怨哥哥不该袖手旁观。觉新叹着气说：“我们家里的事躲都躲不过来呀！说不定五婶这会儿正和三叔闹呢！”



111. 果然不出觉新所料，沈氏领着春兰闯进克明的屋子，怒气冲冲地对克明说：“三哥， 你看看老四干的好事。”克明放下刚端起的药碗不解地说：“五弟妹， 这是怎么回事呀！”



112. 三太太张氏请沈氏坐下，望着衣服不整的春兰，问沈氏究竟出了什么事。沈氏撇着嘴说：“老四同老五在花园里调戏春兰，要不是三姑娘赶上拉开，真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来！”



113. 沈氏的话使克明夫妇感到十分意外，便叫翠环去找淑华。翠环走后，沈氏说了许多高家教子无方、惯子学坏的话，克明同张氏听了，心里很不舒服。这时，淑华走了进来。



114. 克明向淑华寻问事情的经过。淑华便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。克明听得心里阵阵绞痛，他觉得自己白要强了一辈子，儿子竟敢……。悔恨和怒火使克明浑身颤抖，险些晕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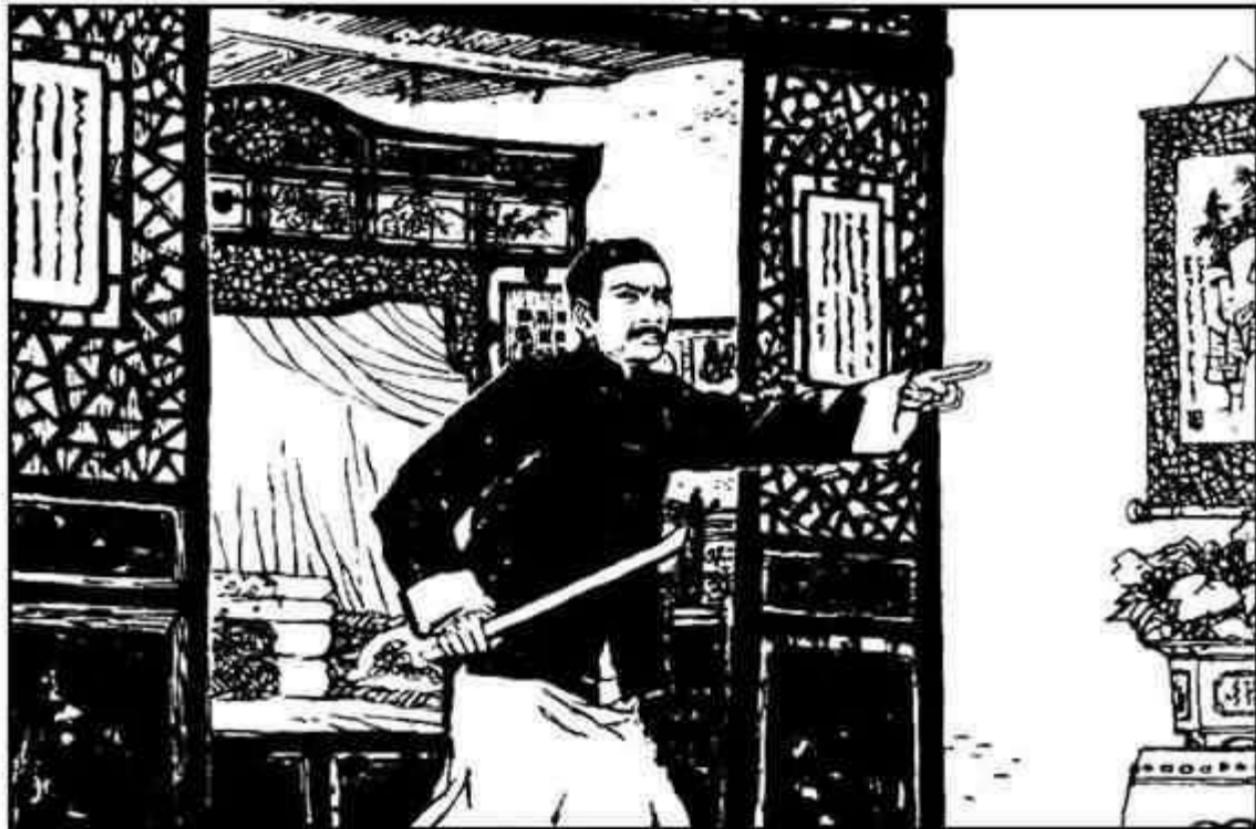
115. 沈氏用幸灾乐祸的目光望着克明，火上浇油地说道：“三哥要是早动点肝火，老四敢这样闹腾？”克明有苦难言，气得发疯似地喊翠环去找觉英，然后跌坐在沙发上猛烈地咳嗽起来。



116. 张氏见丈夫咳作一团，连忙走上前去，边给克明捶背边解劝地说：“何必为了这点小事动气。”沈氏说道：“这是小事？三嫂好大度量……。”翠环和觉英走进屋，打断了沈氏的话。



117. 觉英在回来的路上一点也没感到害怕，他知道自从淑英离家，父亲对他很溺爱。可是一迈进屋门，他立刻被淑华的在场和克明的铁青脸色吓坏了，往日的神气劲早已跑得无影无踪。



118. 克明的怒气刚刚平息了一些，一看见觉英又火了，喝道：“你给我过来，说说你在花园干的好事！”说罢从床下抽出一根板子。



119. 觉英被克明的喊声吓得两腿发软，扑咚一声跪在地上，哭着哀求道：“爹，下回我再也不敢了。”克明呸地吐了一口，骂道：“真是没出息没骨气的东西！”说罢狠狠地举起板子。



120. 板子雨点般地落下来，觉英在地上一边翻滚一边大声嚎叫。淑华平日恨觉英学坏，此刻见觉英实在被打得可怜，忙扑过去同张氏一起抓住克明的手。沈氏脸上却挂着复仇的微笑。



121. 克明在淑华地的拦阻下又挣扎着打了几下，便倒在沙发上咳嗽起来。淑华和翠环忙着给他捶背、倒茶。张氏这时瞪着沈氏说道：“五弟妹，你不打老四几下出出气？”



122. 沈氏听得出张氏话里带着对自己的极大不满，便回敬地说道：“不必啦！老四不会象觉英那样。”然后带着春兰走出门去。张氏气得说不出话，克明将一只水杯摔得粉碎。



123. 张氏见沈氏走远了，便让翠环陪淑华将觉英送到书馆去。自己扶丈夫躺在卧室的床上说：“睡一觉消消气。我要回自己房里歇一会儿。”克明望着妻子鼓起来的腹部，会意地点点头。



124. 沈氏带着春兰来到王氏房前，对春兰说：“我去找觉世算帐，你先回去吧。”说罢走进堂屋。倩儿从里屋迎出来来说：“五太太，我们四太太请您到里屋坐。”



125. 王氏已经知道沈氏去找克明的事，为此，她想好了主意等沈氏的到来。不料沈氏进屋后满脸堆笑地说了许多话，却没提起觉世。王氏试探地问：“五弟妹从哪儿来？”



126. 沈氏不知王氏的意思，便炫耀刚才怎样气克明夫妇的事，添枝加叶地说了一番。王氏听了心里高兴，却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克明身体不好，张氏有孕在身，不要气出事来？”



127. 沈氏撇着嘴哼了一声说：“那样倒好！”接着，沈氏凑到王氏面前，小声问道：“四哥什么时候把唱小旦的张碧秀领家来玩？让咱们也开开眼，看看男人看中的魁首。”



128. 王氏惊疑地问：“是五兄弟告诉你的？”沈氏点头答道：“嗯。他说四哥怕被三哥知道。知道又能怎么样？”王氏心里暗觉好笑，嘴上却迎和着说：“弟妹比你四哥有胆量！”



129. 沈氏听到王氏的夸奖，感到很得意，接着说道：“既然是这样，叫四哥早点领他来多好！”王氏连连称赞，然后低声告诉沈氏，说克安过了端午节就领张碧秀来家游花园。



130. 端午节的清晨，下过一阵小雨后，云开雾散，日朗天晴，空气格外清新。觉新因为逢节思念亲人，所以今天起得很早，一个人在花园转了一圈，觉得心情好了许多，便缓步走出花园。



131. 觉新低着头走出花园，刚拐进通向自己屋子的过道，忽听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：“大少爷过节好！”觉新抬起头，见翠环同绮霞手里捧着几枝石榴花向他微笑。



132. 觉新问道：“找我有事吗？”翠环低着头说：“不，我们采花回来顺便看望大少爷。”觉新感到心头一热，正要道谢，翠环同绮霞已经说笑着跑进天井。



133. 翠环同绮霞无忧无虑的欢笑，使觉新感到十分羡慕，同时也为自己的孤苦感到烦闷。觉新回到屋里坐在椅子上，两只眼睛盯着墙上瑞珏的照片，陷入极大的悲伤之中。



134. 这时，一阵微风从窗外吹进来，觉新嗅到一股扑鼻的花香。他从墙上收回目光，突然发现花瓶里插着一束火红的石榴花。觉新惊喜地捧起花瓶，从石榴花里看到了翠环的笑脸。



135. 觉新抚摸着石榴花，两眼湿润了，他为得到别人的体贴而激动。但是，觉新的眼前立刻相断现出梅、瑞珏和蕙的脸。这使觉新感到一阵辛酸，刚刚展开的眉头又紧锁起来。



136. 觉新将花瓶放回原处，许多痛苦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不。他从梅想到瑞珏，又从瑞珏想到蕙，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滚落在石榴花上。这时，觉民从外面走进来，觉新竟一点也没有察觉。



137. 觉民理解哥哥的心情，同情哥哥的处境。他站在觉新身后好一会儿，才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”觉新见觉民站在身旁，忙收住泪，边绞毛巾边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

138. 觉民等哥哥擦完脸，说道：“我昨天打听清楚，郑国光正忙着自己定亲的事，根本不想给蕙表妹下葬。前几天外婆找他，他故意谎说有病不露面。”觉新听了非常生气。



139. 觉民让觉新在桌旁坐好，说道：“这几天我注意到，郑国光每天早晨在他家街口雇轿出门。我已经打发袁成守在那里，一会准能把他抬来。”觉新听了很高兴，但马上觉得有些不妥。



140. 觉新想了想说道：“把他抬到这里来怎么办？”觉民答道：“我们俩陪他去见外婆，然后就……。”觉民伏在觉新耳朵上，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，觉新听了连连点头。



141. 哥俩刚刚核计好办法，袁成走来说：“二少爷，我把郑少爷请来啦。”觉民看了看觉新，两个人会心地一笑。觉民对袁成说道：“把郑少爷请到这儿来。”



142. 郑国光进屋后，不解地问把他抬来有什么事。觉新同觉民交换了一下眼色，然后说道：“外婆听说你有病，特地为你请了名医，另外大舅找你有要紧事商量，我们一起走吧。”



143. 郑国光拉着觉新还想推辞，觉民用不容争辩的口气说道：“妹夫不要辜负外婆的好意。我今天没事，也陪你走一趟。”说罢，吩咐袁成快点备轿。



144. 郑国光无奈，只好同觉新哥俩一起来到周公馆。周老太太对郑国光的到来感到很意外，听觉新将情况说明后。周老太太说道：“请你来是要问问给蕙安葬的事！”



145. 郑国光忙争辩说：“安葬并非小事，草率行事反为不美。”周伯雄在一旁称赞道：“言之有理……”周老太太打断儿子的话，骂道：“说话明白，净办混事，今天没你说话的份儿！”



146. 周伯雄被说得不敢吭声，郑国光也悄悄低下了头。陈氏、徐氏和芸等都暗暗叫好。这时，周老太太指着郑国光的鼻子说道：“我今天只要你一句准话，十天内能不能给蕙安葬？”



147. 郑国光不敢争辩，眼珠转了几转说：“一定，一定，我马上回去同家父亲商量。”说罢告辞要走。觉民看穿了郑国光的诡计，走上前拦阻说：“妹夫慢走一步，我有话说。”



148. 郑国光只好停住脚，觉民叫芸取来纸笔，交到郑国光手里说：“妹夫的话早已失信于人，还是立下字据为好。”郑国光见溜不成，只好接过纸笔，急得脸上冒出汗珠来。



149. 郑国光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，总算写了一张不文不白的字据。觉民拿在手里看了一遍，讥讽地说：“想不到妹夫这文采也不过如此。”说罢，他将字据交给觉新。



150. 觉新看过字据，决定同觉民跟郑国光一起去见郑老爷，把安葬的日子定准。外婆和陈氏、徐氏及芸，对觉新哥俩十分感激，一直将觉新和觉民送到门外。（待续）

# 秋

原著者：巴金      出版者：人民美术出版社  
改编者：高铁林、王力军      地址：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 
绘 者：杨雨青等      发行者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
封面绘者：波 人      印刷者：天津建新纸制品印刷厂

198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     印数：1—66000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64      印张：4 5/8

统一书号：8027·9551      定价：0·59元